

□何晓玲

与晚报结缘,是那则征集乡村教师心愿的启示撩拨起我的好奇心。

那时候我还在金石乡五星小学担任乡村教师,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为我的学生、村里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拍照留影,于是按照相关要求,我把我的“心愿”通过邮件发了过去。没想到,居然以那一幅在教师节书画大赛获得一等奖的剪纸作品换得了一部索尼微单相机。而有了这部相机,我的心愿也就终于变成了现实,也陪伴我度过了多少个放学后空寂的傍晚。

当时的五星小学并没有多少学生,教师也只有两位,并且其中一位是当地人,因此每天放学后整个校园里就只有“唯我身影凄凄对空寂”的场景。有了微单相机,放

学后就有了充实自己方式。于是自那以后,我总会挂着相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用镜头记录下一幅幅乡村美景,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如:哥哥帮妹妹背书包上学放学、姐姐给妹妹一勺一勺喂饭、夕阳下小狗安静地趴在地上陪伴蹲在地坝里写作业的姐弟,还有那一只呆萌的鹅天天陪在老奶奶身边寸步不离,以及盲人阿姨仰望星空,我还为村里叔叔阿姨拍照。

其实,照相在城市里对于大家来说都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对于偏远山区的孩子和老年人来说,依然很稀奇。于是有了微单相机,我就成了当地父老乡亲们心中的摄影师。其间,还有邻村的奶奶带着孙女特地前来拍照,因为要寄照片给在外地打工的孩子父母,也有邀请登门拍家庭合影照片的。每当我将一张张照片送到他们手里时,看见他们眼眶那带着几分湿润的表情,我在倍感欣慰的同时也会非常感激达州晚报举办的那次圆梦我梦想的活动。后来,达州晚报还以《村小教师何晓玲 一位艺术达人的爱心守望》《80后达城妹子用相机给留守儿童拍大片》等为标题,刊登了我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回眸往事,在五星小学为乡亲们拍照的那几年里,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次抓拍一位正坐在夕阳下剥玉米的老奶奶。那是一个午后,我沿着学校后的山路往上走,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寻找可以入画的素材。当路过一户人家,一位年迈的奶奶正安静地坐在家门口,手里正在剥玉米。当余晖落在她那褪色的粗布衣服上,落在额上的皱纹里,落在花白的头发上,金光闪闪,安



(剪纸 何晓玲)



详而静怡,而地上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仔围在她的周围。这种祥和的农家风情,画面真是美感十足,于是我连忙举起相机按下快门。

奶奶见我对着她拍照,赶紧笑着捂住了脸,并提出了重新拍摄的要求。“我这个样子多难看啊,小姑娘等等我,我去换件衣服……”只见她话一说完,转身就进了屋。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老人家出来,于是我走进屋里,却看见她正对着镜子梳理头发。而老人家见我进来,回头对我笑着说:“老了老了牙也缺了,背也驼了,不好看了,年轻时的旗袍也穿不上了!”

虽然我早已离开了五星小学,那里的交通也改善了,生活环境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当我每每想起那些往事,在内心中都非常感谢达州晚报让我有机会用相机记录下孩子们脸上的欢笑,记录下那里的山山水水,记录下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乡里乡亲,记录下从初春到寒冬上学放学路上温暖的故事。

蘸满乡愁的晚报

□李柯漂

了。第一时间,我没能闻到她散发出来的第一缕油墨清香,但远在南粤的我通过家乡文友已时刻关注着她的成长。作为一个写作爱好者,这是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我能否不爱她吗?尔后,我的文字在晚报上陆续变成了铅字。

后来,我来到了成都,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这些年,除了打理自己经营的小生意,闲暇时,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创作热情高涨的那几年。怀念那一篇篇在清贫困窘的环境下诞生的文字,它们就像带着乳香的孩子般从我的笔尖生出,成长。而今看来,尽管不成熟显得很稚嫩,但它们毕竟都是我的孩子,我仍然深爱着它们,呵护着它们。它们能出阁变成铅字,离不开达州晚报为我这些文字缝制嫁衣,增光添彩。

我能记住乡愁,了解家乡的变化是从达州晚报开始的。而今,达州晚报已走过

了二十个春秋。虽然生活在大都市,带给我的除了喧闹的气氛,拥堵的街道,钢筋混凝土铸就的高楼,别无让我感觉欣喜的地方。在我心里,恋恋不忘的还是家乡生活的那种惬意的感觉,那种田园生活气息。哪怕清晨的一缕清新,夜晚的一丝静谧,现在想来都是那样的难得。在网络上阅读达州晚报和把乡愁变成文字投寄给晚报,是我精神依托的源泉。我给住在达城的亲戚订了一份晚报,然后叮嘱他看完后帮我收集好,我一回到达州,翻阅晚报合订本就成了一个习惯。

其实,我更喜欢站在家乡的田埂边上,看夜空的星星,喜欢睡在屋里,听雨打青瓦的响声,喜欢在老家的院坝里的暖阳下,读家乡的晚报,报纸上尽是家乡的味道,熟悉的乡音……

手捧达州晚报,一份蘸满乡愁的报纸,不管我在哪里,乡音无改,爱你无悔。

不一样的退休生活

□譙燃

过实习考察,正式加入了达州晚报社区记者的行列。

成为社区记者后,我不当“挂名记者”,积极“找米下锅”,每天迈开腿徒步行走到处转。一来锻炼身体,二来寻找新闻线索,只要发现新闻线索,立即采写。担任社区记者至今,所写各类稿件已被达州晚报共采用1050篇。这些稿件其中大多与我的“黄金搭档”社区记者邱一彪合作,仅采用的特稿就有60余篇。《通川桥,一座英雄的桥》《达城最早的汽车站》《渠县老人的寻根情结》《筒子楼里的人生百味》等文稿,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达州城市的巨大变化,达城市民的精神面貌、生活变化等,受到读者和报社的好评,因此连年被评为优秀社区记者。

我永远也忘不了晚报编辑对我们社区记者的悉心指导和培养。记得一次采写《古稀老人痴迷菊花颐养天年》一稿,由于自己采访不深入,不细致,稿件被晚报登出后没想到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

烦。原来,我在采访中,只见老人独自一人在家,随便问了一句“你家属呢?”老人答曰“她走了。”没多问,便下意识地写成“老人的妻子已故”。老人读报后很是气愤,找到报社编辑部质问:“我的老婆还活着的,为啥说她死了?”编辑给我打来电话通报这一“意外情况”,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出在我把“她走了”简单理解为“她不在人世了”(民间因有这种避讳说法),其真实情况是“她出去做事去了”。我的这一疏忽大意,却给报社增添了麻烦。编辑老师叮嘱我,今后采访一定要细心。我诚恳地表示今后一定注意。我牢牢记住这一深刻教训,在以后的采访中没再犯不该发生的“低级错误”。

担任社区记者,使我的业余爱好有了用武之地,也使我的退休生活过得充实愉快,虽然累一点,但也觉得非常值得。有生之年,能为党的宣传工作出点力,我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近年来,网络媒体快速发展,纸质媒体受到冲击。达州晚报锐意改革转向,独辟蹊径办好

副刊。副刊主编叮嘱我走“专攻姓氏文化专题,多写传统文化方面的稿子”的路子,自今年元月以来,我先后采写了10多个不同姓氏的《达州姓氏故事》的特稿,受到读者的推崇。特别是在老友傅昌志、周新安先生的引荐下,我先后4次深入石梯镇原福寿乡,采访那里厚重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移民文化和传统村落等,撰写了《追寻达川区女红军贺志珍的足迹》《巴河畔的周氏人家》《一位耄耋老人的立石子情怀》《立石子流传的故事》等系列特稿,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反响,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自己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新闻报道的业余爱好,是与报社领导和编辑老师的厚爱和指导帮助分不开的。至今达州晚报创刊号和报社曾寄给我的信函、内部刊物以及荣誉证书等,我都一一珍藏着。

晚霞无限好,莫道桑榆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愿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这位花甲老人还能和正值青春的达州晚报携手而行!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征文

08

2020年11月27日
星期五

达州晚报
290583741@qq.com

主编:郝良
编辑:郝富成

岁月无情。不觉间,自己从教育岗位退休已8个年头了。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深深地感谢报社为我提供了发表新闻报道和其他文稿的平台,才使得我的业余文化生活和退休生活过得充实而快乐。

记得1974年5月,通川报复刊后,我家所在的公社成立了报道组,一向十分重视抓新闻报道的公社干部段玉湘同志推荐我为报社和县广播站的业余通讯员。在报社的培训和指导下,我写稿的积极性不断提高,采写的新闻报道也逐步见诸报端。1978年我参加教育工作后,仍然保持着采写新闻报道的业余爱好,挤出工作之余休息时间,采写当地发生的新鲜消息,撰写杂谈言论方面的文章,写的稿件在报纸上发表的也越来越多。

年轻时候,自己就梦想当一名光荣的记者。只因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2013年退休后,正好机会来了。2014年2月,达州日报社招收达州晚报社区记者,我毫不犹豫地率先报了名,经